

我从第一道拐起，驾车驶上这条著名的抗战之路，用车轮去丈量每一寸起伏的路面，用镜头记录每一个弯道的痕迹。

让世界惦记二十四道拐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八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这里古称“鸦关”，雄奇、险峻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；这条路本没有名字，因顺山势而建，由下而上呈“之”字形盘旋至鸦关关口，连续拐二十四道弯，故称“二十四道拐”，它是抗战时期我国西南大动脉“滇缅公路”的咽喉要冲。滇缅公路起于昆明，止于缅甸腊戍，全长1146公里，在中越铁路和香港航路相继陷入日军之手后，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助物资的唯一通道，这一通道于1942年被日军切断后，时任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提出，由中美两国共同修筑连接滇缅公路的中印公路，1945年中印公路全线通车时，蒋介石在贺文中把这条路称作“史迪威公路”，而二十四道拐就是“史迪威公路”的形象标识。

战争的风云散去，炮火的尘埃落定，“二十四道拐”的名字退隐到历史身后，渐渐被人们淡忘。有一天，云南二战史学者戈叔亚在杂志上看到美国随军摄影记者巴特1945年5月拍摄的一张照片，照片上，一支运输车队，正艰难地攀爬在由20多个180度的拐弯组成的高山公路上，远处，重峦叠嶂，大地苍茫；近处，车队蜿蜒，阵势壮阔。戈先生被震撼了，萌生寻找二十四道拐的念头。

我曾经迷惑过，作为“史迪威公路”标识的“二十四道拐”，为什么不在滇缅公路上，而脱离云南，出现在贵州省黔东南州晴隆县城外？这个疑问，也一直困扰着戈先生。他拿着那张老照片，跑遍云南，搜遍滇缅公路，均无功而返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参加过修建二十四道拐的老战士告诉他，他要寻找的公路不在云南，在贵州，这才把目光锁定贵州晴隆。让他始料未及的是，当他来到晴隆，在大街上一出示照片，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告诉他：哦，二十四道拐啊，美国人修的，你出县城往昆明方向，一会就到了。

于是，二十四道拐重见天日。

我来到二十四道拐时，北京正在举行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”阅兵式，我国导弹部队方阵正威风凛凛地通过天安门广场。此刻，我从第一道拐起，驾车驶上这条著名的抗战之路，用车轮去丈量每一个弯道的痕迹。公路盘旋曲折，蜿蜒而上，每道拐都在转弯处立了碑，标明第几道拐，弯道的上下堡坎、挡土墙，都由大石与水泥砌成，这些坚固的墙，在风雨中默默屹立了七十多年，保持着原貌。当年，人口不足5万的晴隆县城，出动了几乎全部壮劳力，驱赶着所有能拉能驮的牲口，投身到筑路这场特殊的保



家卫国的战斗中。

倏忽间，我抚摸过七十个斑驳年轮，读完一段滚烫的历史。驶上最高峰，这里是观看和拍摄二十四道拐的最佳位置。巧得很，明天，二十四道拐将作为让世界惦记的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正式对外开放，并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万人登山活动，我们倒好像特意驱车两千多公里，赶来见证这一时刻。站在山顶俯视，吟诵明人诗句“列哉风高仰万山，云空叶积马蹄艰，一为行省衣冠地，便是雄图锁钥关”，诗中描绘，历历在目。

滇缅公路是人类筑路史上的壮举。在山头第二十四拐处，竖立一块纪念碑，读完碑文，我终于解开谜结：滇缅公路，有广义和狭义理解。狭义地说，专指从缅甸到云南的公路，广义地说，是指始于印度、途经缅甸、经过云南、抵达重庆的运输线路，国际援助物资运抵昆明后，必须继续运往大后方，进入重庆，难怪戈先生在云南找不到位于贵州的二十四道拐。猛一抬头，看到路边一块标语牌上写道“让世界惦记二十四道拐”，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记住它，反正我是记住了。

两年后，我再一次来到二十四道拐，与上次盘旋而上相反，这次由上而下，俯冲行驶。虽然，这里已成为景区，但车辆很少，只有踏访历史与探险猎奇的脚步偶尔造访，它最大的功能，就是做汽车弯道拉力赛的赛道，以及

供对面山头观景台上游客拍摄照片，也许，此刻我驾驶的车和车轮下的路，正成为人家镜头里的风景呢！

越野车俯冲到头道拐，忽见当年工兵驻军旧址上，出现一座营房，重现当年情景，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不远处村庄口，有个汽车营地，十几辆绿色的军车整齐排列，车厢被装修成客房，卫生间浴室一应俱全。村里的房子，都是美国乡村别墅风格，米黄色墙，红屋顶，每户人家的房前屋后都花团锦簇，花儿开得烂醉，蜜蜂围着嗡嗡打转。村口的荷塘里，睡莲正在盛开，一群白鹅引吭高歌。天那么蓝，太阳那么好，战火那么遥远，一切都似乎风轻云淡，岁月深处的烟云，似乎已被晨岚夕烟所取代。山风猎猎，云卷云舒，思绪飞处，心生感慨。历史有时会被湮没，但我知道，历史永远不会被遗忘。我来过，我不会忘记，所有来过的人都不会忘记。

古时候晴隆曾叫安南，所以，山下一座刚刚修复重建的城池便叫“安南古城”，电视剧《二十四道拐》在这里拍摄。穿行小城，漫步青石板路，残垣断壁时而出现眼前，破败的楼宇，陈旧的门楣，苔痕斑驳的石墙，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段历史，一段段幽怨的过往。从晴隆山顶鸦关口，穿过曲折的二十四道拐，到漫步安南古城，似乎经历了一场穿越，千年的风雨、尘埃、烽火、硝烟，刹那间，沉积在脚下。脚下，青石板路面光滑如镜，曾经被千万双脚打磨过。

现在我仍记得那天阳光灿烂，他的金丝眼镜反着光，把他深不可测的眼睛遮掩得严严实实。我的心狂跳不已。

虚惊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从小镇西街口一直往西，就到了长沙中学。那时，长沙中学既有初中，也有高中，俨然是所完中。老师都是外地的，比如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是白蒲的。他上第一课就问我们：什么叫语文？我们期期艾艾答不上来。他就说：语文，就是说话要成文章。我在一篇作文里说他“老当益壮”，他大为光火，质问我：我就这么老吗？那时他大约四十岁，并不老，但在我们孩子眼里，四十岁其实已经很老了。

语文老师根本看不起我们的班主任，一个靠造反起家的工农兵学员。后者心生怨恨，寻机报复他是十分自然的。班主任私下里不止一次告诉我们，语文老师是内定的监督对象，要我们对他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，发现情况立即向他报告。

有一次我从语文老师寝室门前走过，他招呼我进去，随即颇为诡秘地关上门，插上插销，拉开床前办公桌的抽屉。我心里一咯噔，这个监督对象会不会像害死刘文学的凶手那样，要害死我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小将呢？他并没有把抽屉完全拉开，而是拉开一条缝，然后把手伸进去。我差点夺门而逃。他摸出一本很厚的又旧又破的书，原先的封面不翼而飞，替而代之的是一张灰不拉叽的道林纸，上书“青春之歌”四个楷体字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你有写作的天赋，只可惜生不逢时，要不你会成为第二个刘绍棠。我的热血开始沸腾。他又说，要写好文章非读书不可，而现在可读的课外书籍太少了，这本小说我珍藏了多年，你拿去看，不过千万不要借人，只准在家里看，不许带到学校来，看完了还给我，我再借别的书给你看。说完右手在我肩膀上重重按了一下，似乎千言万语都蕴含在这一按之中。我像个男子

汉似的紧紧握了握他的手，仿佛千言万语都凝聚在这一握之中。

我把书揣在怀里，打开门出去。一个人影从我面前一闪而过，朝走廊尽头走去。我不禁惊心，因为这个人正是班主任。事情明摆着，他一直在对我窥伺，当我进入语文老师寝室，他便走过来偷听，并且透过门板缝隙洞察了里面发生的一切。我想返回语文老师的寝室，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他，但我却身不由己地站在那儿，仿佛等待着某种审判。这时班主任已经抵达了走廊尽头。他并没有立即转身，而是犹豫了片刻。我觉得他似乎是想要让我获得一个主动交出书的机会。过了会儿，他回过身，向我缓缓走来。现在我仍记得那天阳光灿烂，他的金丝眼镜反着光，把他深不可测的眼睛遮掩得严严实实。我的心狂跳不已。我装作镇定从容其实惊慌失措地朝教室走去。

到教室要经过厕所，我急于挣脱班主任从金丝眼镜后面射出的视线，就一脚跨进去。没想到班主任也随后跟进来了，同我并排站在小便池跟前，可是我却迟迟尿不出来，这使我得有愧于班主任，因为班主任是希望我同他一起尿的。我偷偷瞥了班主任一眼。没想他也正瞅着我，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，仿佛在说既然你不小便，到厕所来干吗呢？我用了吃奶的劲往外尿，可仍无济于事。我就那样保持着小便姿势，宛若虔诚的信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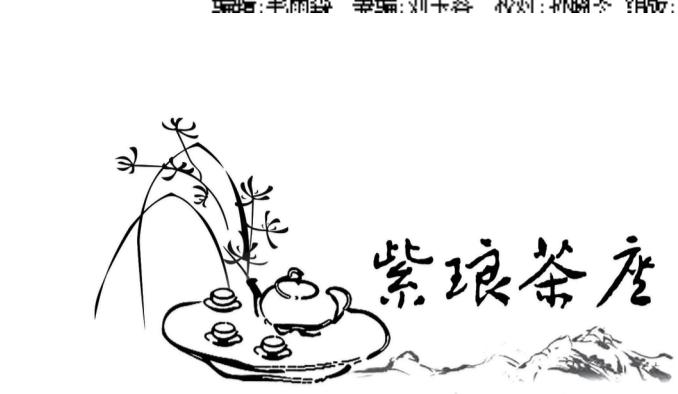
班主任小好便，在厕所里踱了几步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在等待我的交代。他终于出去了，但他并没离开。他在给我最后的机会。我又磨蹭了好一会儿，索性把书藏在裤裆里，收拾好才出来。班主任已经走了，他肯定很失望。我惴惴不安地走进教室。这堂课是班会课，黑板上赫然写了一行大字：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奇谈怪论——驳“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”。班主任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。他在

演讲时，我在桌子底下将《青春之歌》从裤裆转移到书包里。事实证明我是明智的，因为班主任很快结束了演讲，点名要我到前面去发言。如果我不把书及时转移，它肯定会在我发言时耐不住寂寞，从一条裤腿里钻出来。同时我想到，班主任让我到前面去发言是有预谋的，他已经失去了耐心。他根本没料到我会把书转移。他像所有的人那样认为，裤裆是最隐秘因而也最安全的地方。但他已经料到我站在前面发言时会出现的令我难堪的局面。

我走向讲台时步履十分轻松。我发言时发现，我的同座顾建华挪到我的位置上，正低头找什么。他肯定在翻我的书包。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好像要爆炸。我觉得我失算了，班主任早已估计到我要把《青春之歌》转移到书包里，他叫我到讲台上发言完全是调虎离山，然后指使顾建华乘机找出那本书。找那本书太容易了，只要掀开书包盖就行了。不等我跑到座位，顾建华就会把那本书找出来交给班主任。班主任如获至宝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全班同学，然后大喝一声“把刘剑波押上来”。我之所以不到座位上去，就是省得他们再把我押上来。顾建华仍然在低头忙活。班主任对我说，回到座位上去吧。我松了口气。我一回到座位上，顾建华就问我，你把我的橡皮擦放到哪儿去了？

班会课结束了，我平安无事。但我不相信班主任会善罢甘休，因为他知道我曾经说过他像甫志高。戴着金丝眼镜的他，脸形和气质真的很像甫志高。那次他情绪激昂地大叫大嚷：甫志高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？！他不想在班会课上把我揪出来，可能是仍在期待我主动坦白。

放学时，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校门口。我脆弱的神经再也经不起折腾了，我想起小镇人的那句口头禅：认输人好过。我斗不过你，算你狠，行了吧？就在我准备从书包里拿出《青春之歌》时，班主任却问我，你爸爸是医生吗？我点了点头。班主任说，明天能不能带点胶布给我？我又点了点头。我擦过他往前走，刚走了几步，我就狂奔起来。我想，我是在逃离那个受到无端惊吓的我。



若是香烧尽了，静静地看着香炉，对人生也无端生出更多的理解与豁达。

寻香博物馆

□强雯



“金盏酒，玉炉香，任他红日长。”宋代晏殊的《更漏子》读来几多缱绻。被酒、玉、香、金围绕的日子，是良辰美景，也是好景不长的惆怅。好花不常开，在这香烟缭绕中，好日子似乎很慢，也似乎很快。

词中的玉炉香，是对时间的衡量，也是对焚香的品咂。

对焚香的使用，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最早是祭祖、敬神，但到秦汉时期，在宫廷里熏香、佩香成了常事。《汉官仪》载“尚书郎怀香握兰，趋走丹墀”，并要“含鸡舌香，伏其下奏事”。从上至下，无不充满着对香味的追随和迷恋。

沉香、檀香、龙脑香、麝香，是古代四大名香，前三者都是从树木中提取的，后者则是从动物身上提取。不过，域外香料，如安息香、乳香也走入视野。千百年来，他们在文人的推动下，成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之一，与众多香料一起，滋养着无数骚人墨客的精神性灵。

九龙沉香博物馆专门收藏各种香料原材料，奇楠、龙涎香，抽象至极，而一段枯木横陈在玻璃展柜中，仿佛在说作为树木的沉香树生命已死，但香料的生命还在酝酿。虫漏、倒架，其实都是一种病树，或被虫子噬咬，或被洪水侵蚀后，病体发酵，产生了奇异的香味，被人类提取，制作成香品。

至此，已经辨不清，谁是她的魂，谁是谁的精，不得不慨叹——生命，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在延续，生死无穷无尽。

北宋丁谓的《天香传》，沈立、洪刍的《香谱》，在理论上对香的休闲审美进行了总结，这对南宋文人影响很大，玩香成为南宋社会一种普遍的风尚。文人雅士将香炉置于厅堂或书房案头，读书时点上一柱，便有了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的美妙意境，夜色迷蒙中，还能驱邪祈福，甚至，在香芬中做一个黄粱美梦，未尝不可。

“矧儋崖之异产，实超然而不群。”苏轼一生与香品结缘，香品伴随着他不断的贬迁与流徙。到海南后，他对当地沉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《沉香山子赋》，“既金坚而玉润，亦鹤骨而龙筋。惟膏液之内足，故把握而兼斤。顾占城之枯朽，宜爨釜而燎蚊。彼小山，巉然可欣。”其文赋华丽，汪洋恣肆，简直是要把世界上最好的溢美之词，都送给沉香。

此外，元代青白瓷铁锈花双耳带座香炉，明代德化窑白瓷铺首香炉，则造型简约，十分含蓄。除了陶瓷香炉外，三峡博物馆馆藏了几款宋代香炉精品，比如一款宋代龙泉窑青瓷香炉，宽唇圆口，直颈，鼓腹，底置三矮足。器物内外有明显冰裂纹，透露出古意。腹部与三足对称处分别有三条凸起的棱线，称为“出筋”，施青绿色釉，三足底露胎。主体香炉形似痰盂，可能因年代久远，唇口有轻微的破损和泛黄。

唐代的皇家香具令人咋舌，到了宋代，香炉的设计则更多倾向文人化。案头宠物，小巧精致。有的为开敞式，上面不加盖子，有的有盖，宋人日用焚香，可见一斑。在宋墓及宋代文化地层中都出土有瓷质的香炉，其样式较多，有鬲式香炉、莲花香炉、球形香炉、各式香炉、三足香炉等。

三峡博物馆馆藏了几款宋代香炉精品，比如一款宋代龙泉窑青瓷香炉，宽唇圆口，直颈，鼓腹，底置三矮足。器物内外有明显冰裂纹，透露出古意。腹部与三足对称处分别有三条凸起的棱线，称为“出筋”，施青绿色釉，三足底露胎。主体香炉形似痰盂，可能因年代久远，唇口有轻微的破损和泛黄。

因为玉石的价值珍贵，以玉做玉炉顶，也成了一门艺术。玉炉顶，也就是香炉盖的顶子，严格来说是香炉盖上镶嵌的一种纽状的玉雕器。

小巧，繁复，如大豆般大小，是几只仙鹤翘首盼祥云，祥云之中或有龙蛇舞动。这不是别的，是三峡博物馆馆藏的清代的一尊玉炉顶。犹如螺蛳壳里做道场，看似是香炉的配角，却因精巧抢镜，有喧宾夺主之色。怪不得博物馆单列一柜作为展示。玉炉顶在宋代已出现，元代流行，明初仍有使用，到清代已经很少了，这一款自然是物以稀为贵的佳品。

“蹙金妃子小花囊，销耗胸前结旧香。”香囊的便携，使玩香走入更多平民之家。囊是两片相合中间镂空，也有的中空缩口，但都必须有孔透气，用以散发香味，或防身健体，或传情达意。不过三峡博物馆里一款清代香囊也巧夺天工。面上绣有“大吉”二字，黄地缂丝葫芦形香袋，香囊长约十厘米，顶端有便利于悬挂的丝绦，下端系有结出百结(百吉)的流苏，看似普通，针脚细密无缝，应是皇宫权贵人物的随身之品。

读书人，烧一炷香，在沉香的味道中，凝气聚神，或翻阅四书五经，博取功名，心无旁骛，或静坐默思，反思己行，都是一种修身养性之乐，有香炉，香薰为伴，则更增一份雅趣。

若是香烧尽了，静静地看着香炉，对人生也无端生出更多的理解与豁达。

一炷香很短，二十几分钟成灰烬；一份香也很长，陪伴三千多年的华夏文明，有无穷的氤氲。

法门寺唐代地宫的开掘是